

无言的家风

文/王保珠

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每家都有每家的“家风”。有的是写成书信上的、书上的,像傅雷家书般,受益的不仅仅是傅家子弟,还有后来的读书人,这多为名人;有的是身传言教的,一代代人传下来,这大多为普通老百姓。

我的父母不识字,也从来没有板着脸对我说过何为家风,可从他们的言谈或举止,却能品味到其中的“风味”所在。记得小时候,大哥要出远门打工,临行前,母亲总要唠叨几句:在外万事多谦让一些,吃亏是福,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贪便宜……那时总觉得母亲说着一些“废话”:大哥虽然没出过远门,可出去挣钱,干嘛跟人家打仗啊,没事贪小便宜干嘛?或

许不能理解当时说这些话的初衷,而当我离家外出求学的时候,母亲还要唠叨些“废话”,我没有放在心上,或许走出家门时,已经忘记了。

我当初总不能理解为何母亲总是要说一些“嘱托”的话,后来大学毕业工作后,才感悟到这些“废话”的重量。吃亏是福,如果简单地看的话,就是一些物质上或者钱财上的得失;如果要往深处思量的话,为人处世要能悟出“吃亏是福”并不简单。每当人年轻气盛时,都想与人争个高低,往往变成了生意上没有了伙伴,工作上没有了同事,生活上则没有了朋友……吃亏是福,并不是无底线地退让,这是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根本。

父母都不识字,他们并不知道书本上的大道理,却通过言传身教,让我们小辈人明白一个道理:与人为善,并没有坏处。我记得农村人常常因为田地里的事争吵不休,每逢秋季过后,耕地时很多人家为争“土埂子”闹得不可开交,本来和睦的乡邻成了陌生人,甚至仇人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跟父亲说,家里有一块地感觉每年“土埂子”都会被人动,整个“埂子”都在自家地里。像这样的事,在农村司空见惯,有的人会拿着铁锹找人算账,有的人会站在地头破口大骂,有的人会偷偷毁坏人家的庄稼……这或许是一种泄恨报复,在农村人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父母因为“土埂”的事,合

计了一下,没有出声,而当秋收过后耕地时,找来当地管事的人,以找“地界”为由,重新丈量一下,埂子跑偏了,这也是常有的事,给对方一个台阶下,自家的地又“跑”了回来,很多时候我们家的“地界”总是找不到,重新丈量,土地没少,与邻家也没乱了和气。

直到现在,我总算明白了当初母亲话中的深意,吃亏是福,与人为善。“吃亏是福”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境界,一种助人为乐、舍己为人的道德风尚。真正把吃亏当成一种福气的人才能领会“吃亏是福”的真谛,要相信与人为善,才会广结善缘。

实实在在做人 世代代传承

文/董梦婕

爷爷是一个农民,今年80多岁高龄的他依旧经常去地里忙碌,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每次回老家,爷爷总会讲一些他小时候的事,并告诫我们这些后辈,虽然生活好了,但是要敢吃苦,这样今后才能出类拔萃。

爷爷一共有两儿三女,在那个年代,物资远远没有现在丰富,解决温饱问题已经让每个农村家庭焦头烂额,在爸爸的记忆里,最为熟悉的粮食就是红薯,而白面只能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。虽然经济条件并不好,但是爷爷对孩子的教育从未松懈,家里的积蓄基本都交了学费,即使到处借钱也要让孩子上学。

对于这一点,爸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和妹妹小的时候,虽然爸爸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,依然会买很多书回来。我和妹妹的床头就是一个书架,这些书就摆在我们触手可及的位置。学拼音,读成语故事、童话故事,现在想想,和文字结缘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。

现在,爸爸的兄弟姐妹分散定居到了不同的城市,聚少离多,只有作为长子的大爷没舍得走出老家老院,虽然兄妹五人相距甚远,但是每年过年都会回老家团聚。看着子女们越过越好,孙子孙女们越长越高,这也成为爷爷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刻。

每次团聚,爸爸兄妹五人经常和爷爷聊到深夜,这时爷爷一家之主的威严就显现出来了。我们这些孩子也偶尔偷听,记忆中,爷爷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要实实在在做人,尽心尽力做事,不怕吃亏”。这句话也深深地融入到了这个大家庭的血液中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爸爸五兄妹从未吵过架、红过脸,一有难处总是尽力帮扶,妯娌之间也很和睦。在爷爷过60大寿生日时,还共同为他安排了一趟旅游。每次外出,爷爷都会拍很多照片。那本大大的相册,也因为记载了很多和家人美好的回忆而经常被拿出来翻看。

受爷爷的影响,爸爸也常告诫我和妹妹:“做人要实实在在,要用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面对眼前的困难。”听起来很简单的话,却一直影响着,同时也使我们收获了很多。

今后,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做,实实在在做人,让我们的家风成为代代传承的基因。

家风是什么

文/星光

家风是什么?

早已过了穿新衣显摆、拿压岁钱炫耀的年纪。父亲知道我爱读书,除夕夜送我全套《曾国藩家书》,说:“到了该出嫁的年纪,在家我们宠着你,在外可要靠自己……”初读此书心怀敬意,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,形式自由,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,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。

于我,家风是父亲的老实本分。四十多岁的年纪,五十多岁的身板,岁月无情地将这位和我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男子汉大变模样。7岁那年,我进了陌生的家喊陌生的男子“爸爸”。他很高兴,当晚搂着我睡觉,旁边躺着母亲。从小失去父爱的我对这突如其来的爱有些畏惧,第二天父亲领我去学校

报到,老师介绍说:“这是新来的小朋友,叫童童。”教室里哇啦哇啦地喊“没爹的孩子”。我一边哭着一边跑,父亲没有走远一把抱住我说:“我是你爹,别怕。”之后的岁月是甜蜜的,他不怕别人的冷眼相对,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,将我视作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我从父亲的背上跳到他的自行车上,又从他的自行车上转到他的两手边,他总习惯我挎着他,挽着他,慢慢让我觉得有种依赖,有种不舍。

家风是母亲的孝顺善良。姥姥共有6个女儿,其中母亲是她半路捡来的,至今母亲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是哪一天。以前家里按照公分分粮食,七个孩子四个读书,家里还有两个老人,实在困难。母

亲不忍提出辍学,姥爷拿着鞭子将她打到学校。出嫁后,母亲买好鱼肉三天两头回家看看,换季的衣服也都成套准备好。有天我问母亲:“你天天往姥姥家跑不累吗?”母亲回答:“他们把我抱回家的时候问自己累了吗?”我闭口不言。在村里,母亲的孝顺是出名的。我们和奶奶一起住,奶奶身体不好,母亲每天伺候她洗衣做饭,从不抱怨,有什么好吃的从来都是先给奶奶再轮到我和妹妹。有时我们不懂事和母亲赌气,母亲就画个圈让我们站着,直到认错。

家风是姐妹间的相互谦让。十二岁时有了妹妹作伴,这个家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。我俩关系特别好,上初中要住校,一个星期回家一次,每到周

五傍晚,妹妹就站在村口,我一出现就大呼姐我给你留着这样那样的好吃的。平日里我们从不吵架或打架。有次她去同学家玩哭着回来了,我问她怎么了,她说:“姐,你以后会不会打我?”我一愣,原来是有姐妹打架把她吓着了。直到现在我们都好是朋友,彼此谦让,从不攀比。

每次回家,最期望看到车站有父亲的身影,家中有母亲的拿手菜,快放学时搜索妹妹的位置给她一个惊喜。在这样的家庭中,沐浴着这样的家风,很是幸福。古往今来,“家风”的传承,在泱泱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之中,处处可寻。其实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就像家风,虽然每家不同,但都为和睦,为了安宁。

老爸故事中的家风

文/张建新

要说我们家的家风,还得从一个童话故事谈起。多数孩子在童年听父母讲的故事就像大苹果一样香甜美好。可我要说的这个故事,曾经像是一场噩梦,让我万分讨厌,它的名字叫做《等明天》。

先从故事的内容说起吧。《等明天》讲了一个可怜的小猴子自作自受的事情。这个小猴子他特别贪玩,每天从清晨醒来就玩玩,直到太阳下山。他做事没有规划,更重要的是他

总在拖沓,把盖房子的事情拖得遥遥无期。每次下雨的时候,他就得淋成落汤鸡,每次他都发誓天晴就盖房子,可是天晴后,他又忘记了自己的决心,依然四处玩耍,继而周而复始地淋雨。最初听到这个故事大概还没上小学,而之所以记忆如此深刻,是因为老爸很多时候教育我时,总把“小猴子”作为我的代名词。

“爸,我想看电视。”“作业做完了吗?”“看完再做行吗?”

“不行!你就跟等明天的猴子一样。”“不!我不是!”这种类型的对话,在我和老爸之间不知从小到重复了多少遍。结局总是我随着气圆满地完成了作业,看到老爸那得意的笑。随着年龄慢慢地增长,“小猴子”的内容也从写作业不断地升级成工作,生活中的各类事务,为了证明不是那只“猴子”,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。

今年年夜饭和弟弟聊起小时候的事情,我们忍不住提

到了《等明天》这个噩梦故事,随后又不约而同都笑了。虽说一直心存排斥,但还真得感谢老爸找了这么好一个道具,督促我们“今日事今日毕”,将爷爷的军人作风延续渗透进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“爸,你从哪儿整来这么个故事?”我和弟弟问他。老爸笑着不说话,抿口小酒,扭脸问我4岁的儿子:“果子,想听故事吗?姥爷给你讲个好的吧。从前有个小猴子……”艾玛,又来了!